

後漢書

列傳

十五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范曄 後漢書十一

劉玄傳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

王紀曰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弟為入

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

有酒請游徽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尉游徽後來用調羹味游徽大怒縛捶數百聖

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

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

唐章懷太子 賢注



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群入野澤掘鳧菀

而食之更相侵奪爾雅曰鳧菀郭璞曰生

如指頭黑色可食芍音胡新市人王匡王鳳

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

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

藏於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

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収數月間至七

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年也荊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

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

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

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

殺牧也劉放日案馬請之遂攻拔竟陵縣名

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

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疫死者且半乃各分

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

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續漢書北

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

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

星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

獲輜重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

殺牧也劉放日案馬請之

今鄂州長壽縣南

安陸郡屬

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疫死者且半乃各分

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

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

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

攻隨未能下

不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

平林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

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

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椽

欽其定集軍衆故權以為

名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

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

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

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

月辛巳設壇場於滄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

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

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

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

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

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

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

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

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

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

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

立為天子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

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哀姓

謚以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虜大

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

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

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

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

賓就斬王莽於漸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

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牧璽綬傳首詣宛更始

太液池中臺也為水

所漸潤故以為名

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

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

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

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

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

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

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

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

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士之微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即更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也怍顏色變也俛俯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又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

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南也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大司

空陳牧為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驃騎大將軍宋

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

劉宗不敢于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

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

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

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

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

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與內

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

還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

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

來乎起抵破書案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己

即更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

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

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

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

庖人多着繡面衣錦袴檐褕諸于罵詈道中

檐褕諸于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持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

是服效也其後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

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公羊傳曰

軍帥將軍劉放曰案是時多置軍帥豫

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

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

下括河海春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三台

去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故天工

入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

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

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

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

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塚專捕盜

捕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

今以前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

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所可

惠王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海內望此有以

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

舉廢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



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濟絕也詩大雅曰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

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聚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蘓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蘓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估攢山下與更始將軍蘓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

魏列湖城 縣之閒 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

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

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閉且暮且

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

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

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

皆以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

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

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振以拒之振音子侯反

續漢志曰新

豐有鴻門亭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

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驅牖時共劫

更始前書音義曰驅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

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朔作飲食而牖其俗語曰牖俱成計侍

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

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

始狐疑使卬等四人目待於外廬卬與湛殷

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

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

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  
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  
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  
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  
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  
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  
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  
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  
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  
生得松時松笏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

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

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  
城門王莽改曰

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廟宮俗名之為廚  
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

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

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

自繫詔獄聞更乃始敗出步從至高陵止傳

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  
或作丕恐失更始為赤

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竇囚之赤眉

下書曰聖公降者對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

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  
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  
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  
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  
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  
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  
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  
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  
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諸營長多欲篡聖公

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  
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  
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  
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  
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  
更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  
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復邑即  
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  
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  
澤縣今澤州巡卒子姚嗣  
縣故曰徙封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

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

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曰未可漢起驅輕黠烏合之眾輕黠謂輕銳

乃還師如烏烏之傑黠也烏合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

擣及擣與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

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

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陳

頃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 劉盆子傳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城陽景王章

之後也章高帝孫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

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

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

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列莒縣東續漢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

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

者皆縣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

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  
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  
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  
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  
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  
次子等自號猛虎  
也今為猛字搯與猛相類也 因與呂母入  
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攝將軍引  
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毋  
白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

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

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東觀記曰  
樊崇字細

君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

饑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閒

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劉敞曰案逢字  
從卒音龐字自從

逢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東觀  
記曰

各起兵

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

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  
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王莽

探湯侯田况大破之王莽改北海殺萬餘人

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

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

者死傷入者償劓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

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

卒吏凡相稱曰臣人○劉攽曰案三老從事

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

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

吏字卒吏絕無義理言改為卒史又假前書

言益賤直稱巨人今此為臣人亦誤也當作

巨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

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

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

餘人追至無鹽今鄆州須昌縣東廉丹戰死

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

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特

呂母病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

遂寇東海與王莽沭平大尹王莽改東海郡

為大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

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禽更始  
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  
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  
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  
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  
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  
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  
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太守  
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厭皆日夜愁

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

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

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齊星前

書曰陸渾縣有菴在今洛州伊關縣西南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

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

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

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齋巫鼓舞祠城陽

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

軍中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



賊

縣官謂天子也

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

分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

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

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群賊不

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

敢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

別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

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

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

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

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

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率

吏○劉攽曰案亦當為史說並見上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

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

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

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

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

也笥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請三老

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  
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釋。  
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  
衆拜，恐畏欲啼。成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  
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  
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  
中，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巾空頂幘也。其上無  
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  
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  
有空頂幘一枚，即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  
半頭幘之製也。

其鮮車大馬赤屏泥

赤屏泥謂以緹  
油屏泥於軾前

檐幘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飾。  
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

而猶從牧兒，邀崇雖起，勇力而為衆所宗，然

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

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

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

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

日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

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

謹呼。謹，謹也。謹音火完反。拔劔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

後漢書卷一

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

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旦

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

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

刁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刁筆

其餘不知書者起請之請其書已名也各各屯聚更

相背向太司農楊音案劔罵曰諸卿皆老傭

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教亂亂亦亂也兒戲尚

不知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鬪而兵

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

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

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

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

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葍根

爾雅曰葵蘆葍音步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

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

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

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廩之米人數斗後

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者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寧郭劉恭爲式侯言衆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

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避也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嗷唏唏與歔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

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  
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  
車甲兵馬最為猛盛眾號百萬盆子乘王車  
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  
青蓋左右騂駕三馬從數百騎乃  
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  
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  
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  
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  
殮者率皆如生漢儀註曰自腰已下以玉為  
札長尺廣一寸半為匣下至

足綴以黃金纒  
謂之為玉匣也

故赤眉得多行媼穢大司徒

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

郁夷縣屬  
右扶風也

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

安止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未  
央宮北亦曰北宮

時漢中賊延

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

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

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橐街中

三輔  
舊事

曰長安城  
中有橐街

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

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

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旗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

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魏州湖城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

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  
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  
人肉袒降上所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  
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  
鄴元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  
舉狀同熊耳  
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餓十餘  
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  
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  
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

黠宗室無出者釋名曰又謂崇等曰得無悔

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

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

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

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

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

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  
鐵之錚錚言微有

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好貌也  
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  
者凡傭之人

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

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溺音奴然猶有三善

攻破城邑劉放曰案文當云攻破邑周徧天下本故妻

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

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為功

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

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

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

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

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

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

均輸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

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

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觀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便始順歸歷終然

崩分赤眉阻亂阻特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

猶神器謂乃食均輸大位也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張梟王鰲叟 校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范曄 後漢書十二

王昌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  
星歷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

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任俠於趙魏閒多通豪猾

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

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

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

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姪身

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鸞也偽易它人子以故得

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與年十二劉放曰

皆言子與此識命者即中李曼卿識命謂知

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

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

也須待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肅張

參等通謀規共立即會人閒傳赤眉將度河

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與以觀衆心

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

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即

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肅為大司馬張參為大

將軍分遣將帥徇太幽冀移檄列郡曰制詔

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放曰案文多下一曰

詔不自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昔遭趙氏

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

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

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  
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

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

乃與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重蒸

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

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

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

丞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疑刺史二千

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沉滯或不識去就

強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

半矣庚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即

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

從入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

靡明年光武自薊得即檄南走信都走趣也音子豆

反發兵徇旁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以為守

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

即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

曰以守王饒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若王即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  
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續漢書滿作蒲守鉅鹿而進  
軍邯鄲屯其郭北門即數出戰不利乃使其  
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  
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  
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  
身可矣顧猶念也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  
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  
因急攻之二十餘日即少傅李立為反開關

門內漢兵遂拔邯鄲即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傳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  
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

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

詣洛陽紹封為終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  
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  
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  
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

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

倭彊為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倭音絞是

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

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

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

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

伐永初陳留人蘓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

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

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

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

為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

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

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

倭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敗茂奔還廣

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

步為齊王董憲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果

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眾救茂茂建戰

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

反  
備

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末與茂  
建走鄼今亳州縣也諸將追急末將慶吾斬  
末首降封吾為列侯蕪茂周建奔垂惠共立  
末子紆為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  
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  
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  
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  
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  
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

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  
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

鄉之北

桃鄉故城在今兗州冀丘縣西北也

龐萌傳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  
為冀列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  
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  
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寄百里之命者解兒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

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  
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及帝聞之大怒乃  
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  
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  
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蕪茂  
依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  
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  
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  
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

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  
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  
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  
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  
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  
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  
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  
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  
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

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

今沂州丞縣北 帝至蕃蕃音皮去憲所百餘

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多食當退勅各

堅壁以待其敵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

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眾皆奔散遣

吳漢追擊之攸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

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列丞

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

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攻拔郟憲與龐萌

走保胸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

也此地 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

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

出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琅邪太守陳

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胸城進盡獲

其妻子劉放曰案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

妻子皆已得矣為吳漢嗟乎又苦諸卿乃將

數十騎夜去欲從閒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

湛追斬憲於方輿方輿音方輿入黔陵亦斬

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傳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闕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闕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驃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

也南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

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

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浸廣浸漸也

兵甲日盛王闕懼其眾散乃詣步相見欲誘

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闕怒曰步有何過君前

見攻之甚乎闕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

擁兵相距闕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

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闕

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

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  
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  
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  
隸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  
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闓諫曰梁  
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  
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汲黯月公  
孫弘之詞宜  
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  
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

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  
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  
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  
海縣也蘇  
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  
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  
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  
也再  
言之者  
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  
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  
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

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  
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  
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者王莽叔父平  
阿侯譚之子也哀帝特爲中常侍時倖臣董  
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  
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  
內外恇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  
後闈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  
宮德殿闈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  
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

何事又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  
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及王莽篡位僭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  
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  
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傳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  
王莽每郡置屬  
令職如都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  
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

擊破列公恭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  
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  
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  
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  
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  
子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  
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灞  
山攻殺安風令灞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灞縣故城今壽州也○劉放曰案傳作安風註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楊列牧歐陽歙

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為從  
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於是乘單車  
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灞山人共生為立祠號  
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傳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特為漁  
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飯音扶遠反有威於邊王  
莽居攝誅不附已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  
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

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二人此文不  
具少置大夫三字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  
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  
漁陽抵父時吏抵歸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  
節徇北列謂幽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  
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  
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  
故城在今幽州路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  
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

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  
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  
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  
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  
都尉嚴宣護軍蓋延孤奴令王梁孤奴縣名屬漁陽郡  
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  
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  
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  
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也負恃光武接之

不能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

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果漢北發兵時

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并北道主人寵

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

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

議時入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

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

梁寵之所遺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

快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

我邪是特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

官寵轉以買穀買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

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

寵意浮竇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

廷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譖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

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

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

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右蘭卿喻之寵

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  
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  
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  
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  
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  
狀帝讀激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  
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水也北軍必敗矣寵果盛  
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  
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

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  
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  
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  
索諾豪傑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  
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遂攻拔薊城自  
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  
袒冠幘踰炊駟徒推之又寵堂上聞下筮及  
蝦蟆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  
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  
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

春寵齋獨在便室

便坐之室非止室也

蒼頭子密等三

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

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

○劉放日案文多一命字教又以寵命呼其

妻妻入大驚

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

寵急

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

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

於是兩

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

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

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

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

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

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

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

勿稽留之

稽留也

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

便持記馳出城因不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日

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

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

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



夷其宗族

善華盧芳傳立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續漢志曰

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列安定縣南王莽時天下咸思漢

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

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

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

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

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

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閒王莽末乃與

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

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

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

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焉號使使與西羌匈

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

特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

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

內遂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今

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

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

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

入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

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

渠王入五原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為名與李興等和親

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堪引

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

故城在勝州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

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

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

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

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

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

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

雲中又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

芳知羽翼外附心脅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

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

狗詣闕拜呈為五原太守封鑄胡侯

鑄謂琢

以為名下有鑄荒侯即其類

呈第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

入居高柳

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

與閔堪兄林使

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

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

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

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

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

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

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稷是以又僭號位十

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眾賢

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

肺附若肝肺相附著

猶言親戚也

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備

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

輯音才入

反郭景純云古集字

不敢遺餘力負恩負負猶背也

謹奉天

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

芳入朝南及昌平

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

有詔

止令更朝明年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

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  
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  
安定屬國胡與芳為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  
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駁馬少伯者素剛壯  
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  
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訢  
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遠亡乎

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  
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  
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  
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  
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代其樹  
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  
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放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  
經蓋有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  
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閒掘強謂強桀也前書伍被譁淮南

安日揭強江淮之間首地歲月之命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

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故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而應乎人革命順乎天野戰群龍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又曰群龍無首吉也冒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張步

負強地陽也憲縈深江起廬實惟非律代委

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臯之國伏

武於光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王曰

隗躡公孫述列傳第三

范曄 後漢書十三

隗躡傳高反

隗躡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

少仕列郡王莽國師劉歆引躡為士莽

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躡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

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

人揚廣翼人周宗謀起兵應漢躡止之曰夫

兵凶事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

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恭鎮戎大尹平襄

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崔

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咸謂蹇素

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蹇辭讓不得

已曰諸父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翊蹇言者乃

敢從命眾皆曰諾蹇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

方望以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眾曰足

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

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

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

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入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

明其舍諸蹇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

宗世宗蹇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

璧者所以祀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

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臺馬操

乃奉盤錯是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詰鍤即題音徒

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為題據下文云題不濡血明非盞盞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七也撓攪也以此七攪血而軟之全亦奉盤措匙而軟也以此而言鍤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

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

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

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禪殿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

有司奉血鍤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鍤不

濡血軟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

葬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

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

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

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列牧部監郡率

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

莽以周官王制

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蠶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

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

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劉放曰大尹尹隊大夫察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註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尉

二字部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

錚鵠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

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欺惑

衆度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大風毀

當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

念紫閣仙屬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

臨為太子以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

為祥應也謂仙人掌

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儁欲來

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

千餘言能誦策文者徐以為郎至五楚越之

十餘人劉放曰案本傳作五千人楚越之

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安世曰南山之竹

多竹故引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

以為言也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

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

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

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  
秋左氏傳自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  
號咷而後笑宜乎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昔  
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  
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  
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  
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  
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而莽下三萬  
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

六歲一改元循六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

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

莽分圻郡縣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

田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天

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皇帝太初祖

日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日齊敬王代祖昭廟三

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

禰昭廟七日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

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

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八丈高十七丈餘半

之為銅薄楹飾以金銅瑠文窮極百工之巧

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劉歆曰

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

也又註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發冢河東攻

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

劫立壘此其逆天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

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

車赤轂白蓋赤帷法冠晨夜寃繫無辜續漢志曰

從騶騎四十人法冠一曰柱後高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

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

夏斬人此為灌以醇醢裂以五毒莽以董忠

不順時之法反叔忠宗

以醇醢毒藥白刃政令曰變官名月易

叢棘并一坎而葬之別

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貨幣

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

歲改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非井田制投四裔

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

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增重賦斂刻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剥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

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

鍾官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徒隸

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

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

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

弟承起兵西侵羌戎東摘滅貊摘擾也西羌

攻殺歆西羌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

求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

皆亡出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

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故攻戰之

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

及漢書三

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  
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入之大罪  
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  
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  
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  
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  
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  
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  
命孔仁敗降  
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  
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

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

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

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

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然後還師振旅

日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

臺弓周禮日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

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既安其業則無責也顯乃勒兵十萬擊殺雍

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  
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

皆無叛者。躡乃移書於幽、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躡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躡及崔義等。躡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躡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當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

陟人以與器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沉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俊又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羽翮，比肩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者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繫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

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  
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  
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  
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  
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劉  
放曰偏舟按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  
谷犯謝罪文公亦  
遂巡於河上遂巡不進也左傳曰昔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  
日臣負羈縶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  
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  
舅氏同心者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  
有如水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  
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  
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

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

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願將軍勉之上蹏等遂至長安更

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

欲叛歸蹏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

始感蹏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

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豎即說更始

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

欲劫更始東歸蹏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

使者召蹏蹏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

勒兵有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

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

勁悍廉直為名

將兵圍颺颺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

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

三輔黃圖曰多安城南面西頭

門立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

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

颺颺素護恭愛王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

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莽改清河為平河

為掌野

大夫平陵范逵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

酒

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酌

申屠

剛杜林為持書

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

楊廣王遵周

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入王捷長陵人王元

為大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

杜

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

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

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颺逆擊破

之於高平

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

遣使持節命颺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列

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颺遣將軍

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

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列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 踴既有功於漢又

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

年踴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

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

也籍薦也言安慰而薦籍之良甚也 特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

與公孫述通寇三輔踴復遣兵佐征西大將

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但駑馬鈛力不

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鈛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鈛

刀為鈛言駑馬鈛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 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

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

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 而蒼蠅之飛不過數

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張敞書曰蒼蠅之飛

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 隔於盜賊聲

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頽救危南拒公孫

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  
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咸  
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  
務廣遠多所不服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解  
力角力猶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  
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  
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為言管仲曰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史記自今以後手  
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自是恩

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太  
司空扶安王印綬授詔詔自以興述敵國恥  
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  
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  
擊之狀帝以示詔詔因使討蜀以效其信詔乃  
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  
盧芳未宜謀蜀帝知詔詔欲持兩端不願天下  
字也字也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詔與來  
歛馬接相善故帝數使詔接奉使往來勸令



入朝許以重爵，顯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狄間黑。五年復遣來款，說顯遣子入侍。顯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款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鑄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鑄謂鑄鑿也。而顯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顯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也。一旦壞敗，大主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

公十數

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垂惠、佼彊、周建、秦豐等各據

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

儒生謂馬援說罷歸

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猶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

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

秦外

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

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

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

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

至不成，其弊猶足以霸。

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

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

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

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蹶心然元訂雖遣子入質猶

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

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六年關東悉平帝

積苦兵閒以蹶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

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

書隴蜀說文曰騰傳也告示禍福蹶賓客掾史多文

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

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

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鉞期持

珍寶繒帛賜蹶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亡失

財物帝常稱蹶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

與蹶蹶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

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及詔蹶當從天水

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蹶復上言白水險

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隄屬廣漢郡棧閣又

多設支閼支柱帝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

匡借遂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冀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志》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蹇戰，大敗。各引退，蹇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蹇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率至，驚恐自救，臣蹇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

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

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

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蹇言

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

以為遂書右扶風故城。賜蹇書曰：昔柴將軍

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故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

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

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

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

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亦浩

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

不欲勿報詔知帝審其詐遂遣使魏臣於公

孫述明年述以詔為朔寧王欲其寧靜遣兵

往來為之援勢秋詔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

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拒之詔又

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

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

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雒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

俠有才辯雖與詔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

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

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

思効萬分耳又數勸詔遣子入侍前後辭諫

切甚詔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

得略陽城詔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

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孟

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雞頭作筭一牛邯軍

瓦亭

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

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

眾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拿助

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

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

安遵知蹏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

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歆盟為漢自經

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

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

周洛東都也

數年之間翼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

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

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

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欲為不

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

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

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幸蒙封拜

得延論議遵為太中大夫每及西州之事未

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未衆已在道路果

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  
阬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  
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汚也是以功名終  
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  
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  
子無忘東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漢  
黥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  
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  
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識耶得書沉吟十

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  
是颺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颺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

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弇李青保上

邦詔告颺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  
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田橫為齊王天下既

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

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

颺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

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穎川賊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

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

為隗主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

丞音紀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半傳云

也列割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

人乘高率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

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

城迎蹠歸翼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

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蹠九年春蹠病且餓

出城餐糗糲糲與米也說文曰糲乾飯也悲

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

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

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蹠吳門翼都

門名也有縋群山王元周宗立蹠少子純為王明年

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

秦州伏周宗行巡荀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

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

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

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

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

于東平也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

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劉放曰案司

徒字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羌

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

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

孝文等廟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

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

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百二者以秦地

諸侯百萬入前書曰田區區兩郡隴西大以

禦堂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至使窮

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

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四方雄傑者

之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嚨也謂

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

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



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輩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

論西伯豈多嗤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先武為敵則不謝西

伯也嗤笑也

### 公孫述傳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以父任為郎任任也

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後父仁為河南

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而述補清

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

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月餘掾辭歸

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

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州謂有鬼神

言明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

郡二導江太守曰卒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

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

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

商今商州商維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殺

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衆合

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者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

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

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秦始皇有將垣齧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

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

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於縣竹擊

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由

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

瀾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諫吳

王曰湯武之若奮威德以投天隙天時之霸

土不過百里

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

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

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

笮君長印笮皆西南夷國名皆來貢獻李熊

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

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日壤果

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瓜疇芋區前書

卓王孫曰吾聞嶧山之下女工之業覆衣天

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名材竹幹器械

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內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

朱反提音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襲斜

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

故基在今破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

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

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

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

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

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

之王何疑焉述夢有入語之曰八公子系十

二為期說文云八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

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

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

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

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色回白建元

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

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

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北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

郡置河南尹故述數焉越雋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

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

日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將

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列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陞州

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

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

中豪傑呂鮪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

多往歸述時延岑據藍田王欽據下邳皆歸

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

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

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

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青程烏將數萬

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

異擊鮪甯於陳倉大敗之鮪甯奔漢中五年

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

南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

關西所在破散劉放曰案文多附隸西字走至南陽略

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

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

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

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

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

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疾國屬南郡故城在

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硤

州復縣案文招其故衆因欲取荆州諸郡竟

少一魚字

不能尅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錢以鑄錢百

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

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

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

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

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

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明漢至平帝十二

代歷數盡也二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再

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

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援

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

卯金也乙軋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

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

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竒及得龍興之瑞數

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

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

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

玄印等為符瑞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

言不足倣倣也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君日月已逝

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

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

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

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

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

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

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

錐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

以有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

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

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何則前

成臯間項羽射傷漢王背後復戰

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劉放曰案

作而在文勢不可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列

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

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

引領四方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才左操黃

而走器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乘天命而退欲

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謂鄭

上謂方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

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以器居西無東

外而不為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

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謂來

歆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則五分而有

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

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

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

之變王氏即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

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

令甲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

在今夔州巫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

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

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

問群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

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



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也。亟急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躡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甲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甲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

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節。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駟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皇，關戟皮軒，鑾旗旄騎，旄頭之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

闥，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群

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

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

得任事。由山、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

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郾、郾敗，并沒其軍。

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蹕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

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宜都縣西因據荆

門荆門山名也在今硤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

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

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俞州

巴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城

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陽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揚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

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

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

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  
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婿史興並為  
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  
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  
下此類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  
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  
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士思歸不樂又  
相克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

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射豐執  
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  
柰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  
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  
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  
日冲星橋舊市橋也在偽建旗幟幟幟也幟  
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又武志反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  
擊破漢漢惶惑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  
至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述視占書云虜死

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軍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曾嶠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

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

觀放麇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之其勇

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接中山良失斬將吊人之義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

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

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見獨

行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

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

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

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忘日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

公孫

亦竊帝蜀漢推其無它功能而至於後亡者

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

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計

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

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以高深自安昔

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

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及其謝臣屬審廢

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

于寶晉記曰吳

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

跣天數有違江山難恃違猶去也

隗顛公孫述列傳第三

張桌同胡大用程紹慶校正

聚興同治六年五月五日

謝顯公統率區縣漢三

謝天樓在縣城山麓林

養曰公統督度財主對士對命也數二

興之命與夫取首謝三卷與日信

